

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 主编 李松 李珠

传统今朝

孙美兰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传统今朝



传统今朝

孙美兰 著

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今朝 / 孙美兰著.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7.11

(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5386-2237-9

I. 传... II. 孙... III. 李可染(1907~1989) — 中国
画 — 艺术评论 IV. J 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4606号

传统今朝

孙美兰 著

出版人/ 石志刚

特约责任编辑/ 车永仁

特约助理编辑/ 赵 蜜

责任编辑/ 鄂俊大

责任校对/ 郭 锋 窦书娜

技术编辑/ 赵岫山 郭秋来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电话/ 0431-85637191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址/ www.jlmspres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486788

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7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4.5

印数/ 1-1500册

书号/ ISBN 978-7-5386-2237-9

定价/ 480.00元(套)

前言

可染先生去世后的次岁,中国画研究院在刘勃舒院长主持下,组织力量编辑《李可染论艺术》一书,当时大家有个心愿,考虑再编两本书:一本是《论李可染艺术》,一本是《回忆李可染》。《李可染论艺术》很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再版二次。而其余二书则因事蹉跎,未能着手,但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对有关文献的收集工作一直在进行,李珠同志于此出力最多。

今年,纪念可染诞辰一百周年,在北京、徐州等地陆续举办“世纪可染”画展和国际学术研讨活动,编辑出版《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的工作便也提上议事日程。

丛书编选内容为除去已出版的个人学术研究专著之外,散见于中外报刊有关李可染艺术的研究、评论、回忆文章,以及画册、文集的序跋,有关李可染艺术道路的史料、评传等,经过梳理,按论著者分别编集。文章内容基本上按原来发表时的原貌,不加改动。由于我们眼界所限,一定还会有很多遗漏,以后还将继续编集、出版,尽量做到不使有遗珠之憾。

张仃先生说过:研究李可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编辑、出版《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的目的,也就是想为以后李可染艺术研究提供前人已经做出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有关李可染艺术实践比较翔实、丰富的材料。

关于李可染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丛书中有深入的论说,此处不再赘述。

邹佩珠

2007年5月

《世纪可染》系列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明明 王鲁湘 龙 瑞
冯 远 安远远 李 松
李小可 吴长江 邵大箴
范迪安 郎绍君 潘公凯

《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鲁湘 车永仁 孙美兰
刘士忠 邵大箴 李 松
李 珠 陈筱君 陈 凌
郎绍君 赵力忠

《李可染艺术研究丛书》

主编: 李 松

李 珠

目 录

001	开篇·李可染序传
022	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024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027	李可染艺术道路初探（摘要）
036	传统今朝
042	印语和足迹
052	巨浪的冲撞
054	东方纪碑
071	不朽的创造
086	“牛的精神”纪念碑
088	可染画牛探踪
092	举世罕见《九牛图》
094	艺术家，向天，向地！
097	《李可染论艺术·序言》
100	《东方既白——李可染艺术展作品集·序》

102	《李可染写生作品展·前言》
104	江山无尽
105	东方既白
110	开拓与创新
127	尾声·走近大师——李可染
223	后记

开篇·李可染序传

楔子

为当代卓有贡献的画家立传，是历史的召唤和必然。

一、人生巧合

人生有许多巧合。

西湖边上的巧合，巧就巧在李可染离开家乡徐州来投考求学，一到西湖，就遇上张眺，结为挚友。

那时，1929年可染二十二岁，张眺比可染年长五岁；他俩同时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是首届也是末届的两名研究生。因为都是高个头、穿长衫、留长发；因为都是穷学生，同住在月租最廉价的破旧危楼里；也因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亲如手足，人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

大概也因为他们同是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的最早成员。

两兄弟不但用功画画，还勤奋读书，危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庙里住着七十多岁的老尼姑，天不亮就起来诵经，每当木鱼声声，香火袅袅之际，两兄弟也就起床掌灯晨读了。自定早课两小时，吃完早饭，然后最早到校



上课。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可染爱读中国古籍画史。在张眺影响下，可染又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如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的小说，还有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青年时代求知欲旺盛的时候，思维力如同吸水的海绵，人类思想家的巨著就深深印在脑海里，成为探求未来新艺术精神的动力。那时，可染和张眺都学油画，学校教学的主导思潮是后期印象派，他们在画风上也一度接受了塞尚、高更的影响，但总觉得还有不足。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可染以中国画为底蕴，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金榜第一，这样，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两兄弟”作为由林风眠校长亲自主考、破格录取的得意门生，艺术学业上进步很快。

可染是平民子弟，张眺是穷苦青年，生活都很简朴。房租月金两元，各分担一元。生活有了难处，可以互相借支，也可以直接到衣兜里随手掏。他们的朋友很多，从图书馆老馆员到低年级小同学，从小吃店跑堂到西湖边上划游船的船夫，都亲近他们。因为张眺待人朴厚，有如兄长，可染天性幽默，处处流露着欢喜的人间情味。就拿可染那双旧皮鞋来说，鞋帮歪歪扭扭，鞋底像是张开了，小同学风趣地称呼为“凡·高的靴子”，无论晴天下雨，可染总离不开这双旧皮鞋。有那么一天，“凡·高的靴子”，像给人拿去变魔术似的，突然变新了。原来“凡·高的靴子”闹分家，裂口越闹越大了，可染只好去求鞋匠师傅帮忙。等到上完课去拿鞋，鞋整个变了模样。好心的师傅下了大功夫，两只鞋的周身全拆开，皮面打光上油，统统再绗它一遍，整旧如新。可染惊讶地问，要几个钱？师傅看了看他的脚，豪爽地说，拿去穿，不要钱。这一天，鞋匠最开心，沿西湖一路小跑，挑着鞋担，逢人便说，今天我给李可染修了鞋，他那双旧皮鞋，现在完全跟新的一样了。

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患难等待着两兄弟。

“一八艺社”的美术活动，得到鲁迅先生支持，在上海举行习作展，进步

倾向越发鲜明,引起当局注意和防范。一天,可染从图书馆回到住室,房门洞开,书刊、画页散乱满地,床被、垫褥全都大翻个。可染一看,连自己的笔记本也给抄走了。张眺,人不见了,此时已戴上手铐,关押进了陆军监狱。

可染多次探监。第一次送了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后来又送了衣物。最后一次探监,见张眺人瘦了下去,但很乐观。他隔着铁窗栏杆,低声说,“你放心,我天天和狱友挤肩、撞膀子,锻炼身体,我还跟一个狱友学俄文……”。

可染奔走求救于林风眠先生,林校长出面作保,张眺终于获释出狱,没有在学校露面,匆匆流亡上海。后来他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此后又到苏区,任苏维埃教育部长,但不幸在“左”倾路线下蒙冤罹难。当可染得知此情,已是过去半个世纪的悲剧性往事了。

80年代,可染依然深深地怀念张眺,他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二、爱国者的心

一张早年褪色的照片:可染和两位朋友蹲在花丛旁,这是抗战前,在家乡徐州的留影。朋友中的一个叫陈向平,同可染共事,也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干事,共同的一片爱国心,使他们结下难忘的友谊。

那是1932年秋后,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可染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得到陈向平协助,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众和读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创作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汇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由独立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直到1942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画起来,持续十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精确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图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上街头,那时全国都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学生们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那里出现。密切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力抗战的响亮号角。

抗战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徐州,作为历来军事要地,炮声隆隆,烟硝弥漫,战火四起,南北通途断绝。可染只有绕道西安,向着全国抗战中心武汉转移……

1938年,李可染作为当时“三厅文艺处”领导下的美术宣传队员,开始他第二阶段的宣传画创作。文艺宣传每一步都与抗日战争总的进程合拍,其规模之大,超过既往。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是以美术开路,画笔打先锋,可染是最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一些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呼吁送棉衣给前线,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李可染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街头剧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以可染塑造的“军曹”形象为蓝本,其造型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李可染的一片爱国心,是和乡国之情相联系的。半个世纪以后,1985年10月,徐州“李可染旧居”修复。落成典礼上,七十八岁的老画家激动地说:“徐州是历史上号称九州之一的最古老的名城。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有三十年之久。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众多的名胜古迹,每一块土地,每一级台阶,都踏遍了我的足迹。”在可染当年的居室床头,就挂着可染三十岁时站在一座墙壁前,创作壁画的现场照片,那墙壁上满是斑驳的弹痕。

后来可染山水画常用印:“为祖国河山立传”、“山川乡国情”,正是这种爱国深情的转化、延伸和集中的表现,可染一生留下的珍品巨作,跳动着一颗中国心。

三、“树下童子”

“树下童子”是李可染四十岁以后的用章。这肖形印章,白石老人专诚所刻,是老人赠送弟子可染的纪念品之一。说起来,是40年代的往事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可染在重庆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徐悲鸿聘请他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一份是母校杭州国立艺专发来的聘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

定北上。可染先生后来说：“因为北平是文化古城，有故宫，可以观摩学习历代名画。”又说：“我们这一代人，造型能力还可以，最大弱点是笔墨功夫差。北平有齐老在，有黄老在，我是一心朝着齐、黄二师来的。”经徐悲鸿先生引荐，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同时求教于黄宾虹。那是在1947年的春天。

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他的革新精神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道”。唯独得到极少数知音如陈师曾、徐悲鸿的支持。可染第一次到齐师家，是带了自己大约20幅画去的。齐师一看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识，老人写道：

“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道出可染艺术的最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由齐师对可染弟子的评价，来看齐白石刻赠的“树下童子”肖形章，很有意思。

“树下童子”——树下立一人，这一枚肖形印章，构思之奇，前所罕见，令人玩味。表面看来，树与木同义。“木下一子”——“木”、“子”一上一下恰好合而为一，组成个“李”字。也就是姓氏“李”的印章图像化。再进一层琢磨，白石老人赠印，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言：“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国乐府典故）。——“树下童子”印章，取其“不须整冠”，寓意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李树下整帽、瓜田里提鞋，当然容易遭人猜疑。但是，除了以上两层意思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有从这个半抽象、半哲理、童心十足的肖形章图像里去品味、领悟了。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十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那时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构思、构图之奇伟，以及大胆独创的精神。1957年李可染访问德国期间，九十七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不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次年，在齐白石遗作展前，可染观画，看了五个整天，对着老师的遗作，

思绪万端。他在向青年朋友介绍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时，诚恳地说：“我是白石老师的一个小学生，应该对这个展览会上的全部作品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

可染对齐师的艺术，像是读一本深奥的大书，常读常新，有深刻认识和领悟。单是从画树来说，他就多次提到白石老人给自己的启示：遗作展里有一棵棕树，是齐白石九十多岁时的作品，笔力雄健，如能扛鼎，棕干笔直冲天，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气魄和昂扬不屈的精神。往年，齐师还画过一幅无叶松，上面题有这样的诗句：

“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
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齐来。”

老人把贪官、剥削者比作虫子，盼望来一次雨风雷电，把它们统统一扫而尽，为民除害，这是何等强烈的反抗精神。

关于画树，最有趣的是，可染谈到自己在江南写生。一次休息时，躺在一棵大松树下睡觉，醒来仰观天际伸出的松枝，忽然感到好像在哪里见过，想一想才恍然忆起，那树的分枝布叶和松子的神态，原来就像一幅齐老师的画。多年来，可染无数次的写生，始终把树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对树反复观察，反复认识，反复揣摩，反复表现。他幽默地说，树难画，难在前后分枝，有人只会画左右两枝，画起树来，像两根筷子插一个馒头。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家对待树，要像西方画家对待人体一样，是一辈子的基本功。在苏州东山，可染画了一棵千年银杏，坚实粗大的主干，向四面伸展的树枝，丰厚的银杏叶，充满着生机。对比路旁的幼条细叶，更显出它千年不衰的活力。他也曾面对苏州光福镇汉柏中“清”、“奇”、“古”、“怪”四株，写其“古”、“怪”二株。一棵大树，已横倒在地下，像一条巨龙，那古老的枝干，坚如铁石，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不断与风雷雨电搏斗，又重生出千枝万叶，使人为它的气势和生命力所震撼，感到自然宇宙力量的壮阔。无数次写生的审美体验，升华了可染的自然观和思想境界。此后，他又画过湖边巨柳，黄山奇松，桂林的古榕树，林区的红杉，千



株万株，劲健刚韧，各具风神。他以五代画家荆浩“画松万本”的精神，创造了树的世界，树的奇观。真是所谓“一棵树，唱一出重头戏”！

中国古代的五行观念中，金、木、水、火、土，“木”居第二，中国古代哲人，古代画家，充满对“树”的崇拜意识。树下一人，意味着他是一个最聪明、最智慧的人。人在树下沉思、冥想、静观，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合一，与天地同心，和宇宙同道。由此我们再反观“树下童子”，也许这里所铭刻的图像，正是齐白石与李可染——两代巨擘——默会神交，一首永恒的心灵衷曲吧。

四、春雨濛濛

20世纪40、50年代之交，美术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巨潮。

油画在迈向重大主题；雕塑在构想英雄纪念碑；版画继承与发扬延安传统；新年画、连环画在大普及；中国画给人的印象，是牵挂着古老余绪，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位置……

豁然间，一只挂着渔网的小船，几方连接的黑瓦白墙民舍，一两抹淡淡的远山，意外地穿入人们的心灵里，《杏花春雨江南》洋溢着今日生活的新意和生机。

接着，人们眼前呈现鲁迅故乡古老美丽的绍兴城，全城的风貌、轮廓，以横向重叠排列的建筑群，对比纵贯的河流，第一次在我们脚下伸展着，伸向无尽的深处、远处，渐渐消失在一片苍茫之中。那石桥、小船、人群，在动与静、黑与白、疏与密、虚与实对比之间，产生一种崭新的美感，令人惊喜不已。许多年后，画家吴冠中认为，绍兴城这幅画最早启示李可染，认定黑与白两极色在画中的关键作用。美术史家朱丹称赞它有东方威尼斯气派。

这是李可染20世纪50年代首次、再次长途写生之后，最具视觉冲力和心理效应的代表作，是凝聚了多年江南深情的恋歌和赞歌。在李可染后半生、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十次往返写生，多少名篇是追忆江南、寄语江南呵！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李可染最早一幅江南雨景，是在西湖边上对景写生完成的。途中遇雨，他遥望湖上，烟雨一片，忽然想到齐白石老人的一幅《雨余山》，他也就在濛濛细雨里，画他自己的“雨余山”了。中景是湖心的水上山峦，远处是飘飘渺渺的湖山。一小张皮纸，渗化着淡淡的水墨，雨点轻轻洒落，游泳在画面上，成为更加朦胧的一片，左上角“雨亦奇”三个字，也溶化在既暖且凉的雨意之中了。现在不大有人提起这幅小画，但你尽可品味这幅小画里的诗情画意，品味那许许多多雨景名作，是怎样从这幅“雨亦奇”生发开去，怎样从中汲取灵感的。

1986年，可染先生将近八十岁高龄，那年大暑，在忆江南的《翠溪人家》画跋中写道：“吾昔年居苏杭江南水乡，清凉境界，时人梦寐。”——《渔村烟雨》《喜雨江南》《水边人家》《雨后渔村》《雨后夕阳》《蜀山春雨》《细雨漓江》《赏心喜看雨余山》……春雨濛濛的一系列变奏曲，不仅是可染最喜爱的画题，也是他数十年来屡屡入梦的境界吧！那意境有的清新，有的强烈。有的淡雅明丽，有的浓郁深沉。色彩有冷意调，有暖意调。意象瑰丽，墨韵奇幻。或杏树成林，浓艳欲滴，或淡绿初发，含笑带雨。有时透明皎洁，清晰可数；有时朦胧欲睡，烟雨潇潇；有时空灵之极，驶来一只满落鱼鹰的小船；有时阡陌交横，牵牛人徜徉其中；有时峰岭迭起，山脚下盘桓着黑瓦白墙；有时远山如黛，飘渺如同乐曲的低音，迷茫里渐渐远去，渐渐消失，情意无尽。横涂纵抹，不嫌其繁；轻描淡写，未觉其简。不论繁简浓淡，他最喜爱的是方里带圆、柔中寓刚，正面迎来的山峦。最喜爱的是那苍中含润、直中有曲，走得进去的山路、河岸和石桥……这里，蕴含着与大自然的对话，参悟着诉说不尽的人生体验，糅合着青年时代的梦境以及对未来美好世界的热烈追求和向往。

